



特 250  
432



始



432

講  
孟  
餘  
話  
(抄)

田  
松  
陰

目次

講	孟	餘	話	.....	吉田松陰.....一
孟	軻	論	.....	.....	藤田東湖.....四
思	問	錄	.....	.....	藤澤東咳.....五
原	聖	志	.....	.....	同.....七
讀	直	毘	靈	.....	會澤正志.....九

序

道則高矣美矣約也近也人見其高且美以爲不可及而不知其約且  
 近其甚可親也富貴貧賤安樂艱難乎自視乎而向我待之如一居之如  
 忘豈非約且近乎然天下之人方且汙于富貴移于貧賤耽于安樂苦于  
 艱難以失其素而不能自拔宜乎其見道以爲高且美不可及也孟子望  
 人之亞其說道者明使人可親也蓋無不語論而曰道者或曰交何也  
 爲富貴貧賤安樂艱難所累而然也然富貴安樂福境也貧賤艱難逆境  
 也境順者易忘境逆者易勵意則失則謂道是人之富也吾冀罪下獄得  
 吉村五明河野子忠言永存隣三子相共論道道在道在道在道在道  
 君其境逆矣可以有剛而得也遂抱孟子書講究其所以求其所謂道  
 者司德福川氏亦來會稱善於是悠然而樂然不覺知回響之爲

7520  
432

序

道則高矣。美矣。約也。近也。人徒見其高且美。以爲不可及。而不知其約且近。其甚可親也。富貴貧賤。安樂艱難。千百變乎前。而我待之如一。居之如忘。豈非約且近乎。然天下之人。方且淫于富貴。移于貧賤。耽于安樂。苦于艱難。以失其素。而不能自拔。宜乎其見道。以爲高且美。不可及也。孟子聖人之亞。其說道著明。使人可親。世蓋無不讀。讀而得于道者。或鮮矣。何也。爲富貴貧賤。安樂艱難所累。而然也。然富貴安樂順境也。貧賤艱難逆境也。境順者易怠。境逆者易勵。怠則失。勵則得。是人之常也。吾獲罪下獄。得吉村五明河野子忠富永有隣三子。相共讀書講道。往復益喜。曰。吾與諸君。其境逆矣。可以有勵而得也。遂抱孟子書。講究磨礱。欲以求其所謂道者。司獄福川氏亦來會稱善。於是悠然而樂。莞然而笑。不復知圓牆之爲。



苦也。遂錄其所得。號爲講孟劄記。夫孟子之說。固不待辨。然喜之不足。乃誦之口。誦之不足。乃筆之紙。亦情之所不已。則劄記之作。其可廢哉。抑聞往來獄中無政。酗酒使氣。喧逐紛爭。絕無人道。今公即位。庶政更張。延及獄人。百弊日改。衆美竝興。蓋司獄亦與有力焉。今乃與諸君。悠悠講學。以得樂其幽囚者。寧可不思所以對揚乎哉。

安政乙卯秋日。二十一回藤寅書諸野山獄北房第一舍。

第一場 乙卯六月十三日

孟子序說

孟軻騶人也。遊事齊宣王梁惠王。

經書ヲ讀ムノ第一義ハ、聖賢ニ阿ネラヌコト要ナリ。若シ少シニテモ阿ル所アレバ、道明ナラズ。學ブトモ益ナクシテ害アリ。孔孟生國ヲ離レテ他國ニ事ヘ給フコト濟マヌコトナリ。凡ソ君ト父トハ其義一ナリ。我君ヲ愚ナリ昏ナリトシテ、生國ヲ去テ他ニ往キ、君ヲ求ムルハ我父ヲ頑愚トシテ家ヲ出テ隣家ノ翁ヲ父トスルニ齊シ。孔孟此義ヲ失ヒタマフコト、如何ニモ辨スベキ様ナシ。君ニ事ヘテ遇ハサル時ハ、諫死スルモ可ナリ、幽囚スルモ可ナリ、饑餓スルモ可ナリ。是等ノ事ニ遇ヘバ其身ハ功業モ名譽モ無キ如クナレドモ、人臣ノ道ヲ失ハズ。永ク後世ノ模範トナリ、必ズ其風ヲ觀感シテ興起スル者アリ。遂ニハ其國風一定シテ、賢愚貴賤ナベテ節義ヲ崇尙スル如クナルナリ。然レバ其身ニ於テ功業名譽ナキ如クナレドモ、千百歳ヘカケテ其忠タル豈舉テ數フベケンヤ。是ヲ大忠ト云フナリ。然レドモ此論コレ國體上ヨク出來ル所ナリ。漢土ニ在テハ君道自ラ別ナリ。大抵總明睿億兆ノ上ニ傑出スル者其君長トナルヲ道トス。故ニ堯舜ハ其位ヲ他人ニ讓リ、湯武ハ其主ヲ放伐スレドモ聖人ニ害ナシトス。我國ハ上 天朝ヨリ下列藩ニ至ルマデ、千萬世ニ襲シテ絶エザルコト、中々漢土ナドノ比スベキニ非ズ。我邦臣ハ譜代ノ臣ナレバ、主人ト死生休戚ヲ同ウシ、死ニ至ルト雖モ主ヲ棄テ去ルベキノ道絶エテナシ。嗚呼我父母ハ何國ノ人ゾ、我衣食ハ何國ノ物ゾ、書ヲ讀ミ道ヲ知ル亦誰カ恩ゾ。今少ク主ニ遇ハザルヲ以テ、忽然トシテ是ヲ去ル。人心ニ於テ如何ゾヤ。我孔孟ヲ起シテ、與ニ此義ヲ論ゼント欲ス。

聞ク近世海外ノ諸蠻、各其賢智ヲ推舉シ、其政治ヲ革新シ、駭々然トシテ 上國ヲ凌侮スルノ勢アリ。我何ヲ以テカ

是ヲ制セン。他ナシ。前ニ論ズル所ノ我國體ノ外國ト異ル所以ノ大義ヲ明ニシ、闔國ノ人ハ闔國ノ爲ニ死シ、闔藩ノ人ハ闔藩ノ爲ニ死シ、臣ハ君ノ爲ニ死シ、子ハ父ノ爲ニ死スルノ志確乎タラバ、何ゾ諸蠻ヲ畏ンヤ。願クハ諸君ト茲ニ從事セン。

第二場 六月十八日

梁惠王上 首章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案ズルニ魏ノ武侯二年安邑ニ築ク。其子惠王三十一年秦商君ヲ用ヒ、東ニ侵シ河水ニ至ル。安邑ハ秦ニ近キ故、徒テ大梁ニ治ス。三十五年禮ヲ卑ウシ幣ヲ厚ウシ、以テ賢者ヲ招ク。而シテ孟子梁ニ至ル。魏ノ時事大略斯ノ如シ。此時惠王首トシテ國ヲ利スルヲ問フ、亦志アリト云フベシ。而シテ孟子是ヲ挫ク者ハ何ゾヤ。蓋シ仁義ハ道理ノナスベキ所ナリ、利ハ功效ノ期スベキ所ナリ。道理ヲ主トスレバ、功效ハ期セズシテ自ラ至ル。功效ヲ主トスレバ道理ヲ失フニ至ルコト少カラズ。且功效ヲ主トスル者ハ、事皆苟且ニシテ成遂スル所アルコト少シ。假令少シク成遂スル所アレドモ永久ヲ保スルニ足ラズ。永久ノ良圖ヲ捨テ目前ノ近效ニ從フ。其害言フニ堪ベカラズ。苟モ能ク一向ニ義理ノ當然ヲ求メ、終始ナク作輟ナキ時ハ、又何ゾ事ノ成ラザルヲ憂ヘン。孟子惠王ノ利心ヲ挫クモ亦是カ爲ナリ。是諸葛武侯ノ所謂鞠躬盡死而後已。至ニ成敗利鈍ニ則非<sub>三</sub>臣之明所ニ能逆視也ノ義ナリ。是道學ノ根元、先賢ノ論ズル所備ハレリ、今必ズシモ贅セズ。今且諸君ト獄中ニ在テ學ヲ講ズルノ意ヲ論ゼン。俗情ヲ以テ論ズル時ハ、今已ニ囚奴トナル。復タ人界ニ接シ 天日ヲ拜スルノ望アルコトナシ。講學切劇シテ成就スル所アリト雖、何ノ功效アラント云ハバ是所謂利ノ説ナリ。仁義ノ説ニ至テハ然ラズ。人心ノ固有スル所、事理ノ當然ナル所、一トシテ爲サザル所ナシ。人

ト生レテ人ノ道ヲ知ラズ、臣ト生レテ臣ノ道ヲ知ラズ、子ト生レテ子ノ道ヲ知ラズ、士ト生レテ士ノ道ヲ知ラズ、豈耻ヅベキノ至リナラズヤ。若シ是ヲ耻ヅルノ心アラバ書ヲ讀ミ道ヲ學ブノ外術アルコトナシ。已ニ其數箇ノ道ヲ知ルニ至ラバ、我心ニ於テ豈悦バシカラザランヤ。朝聞<sub>レ</sub>道夕死可矣ト云フハ是ナリ。亦何ゾ更ニ功效ヲ論ズルニ足ランヤ。諸君若シ茲ニ志アラバ、初テ孟子ノ徒タルコトヲ得ン。嗚呼、世ニ讀書ノ人多クシテ、眞ノ學者ナキ者ハ學ヲ爲スノ初其志已ニ誤レバナリ。精ヲ勵スノ主多クシテ、眞ノ明主ナキ者ハ治ヲ求ルノ初、其志已ニ誤レバナリ。眞學者眞明主出ルニ非レバ僅カニ順境ヲ語ルベクシテ、未ダ逆境ヲ語ルベカラズ。吾輩逆境ノ人乃チ善ク逆境ヲ説クコトヲ得ルノミ。

癸丑甲寅墨魯ノ變、皇國ノ大體ヲ屈シテ陋夷ノ小醜ニ從フニ至ル者ハ何ゾヤ。朝野ノ論、戰ノ必勝ナク、轉ジテ變故ヲ滋出センコトヲ恐ルルニ過ギズ。是亦義理ヲ捨テテ、功效ヲ論ズルノ弊、與ニ逆境ヲ語ルベカラザル者ニ非ズヤ。世道名教ニ志アル者、再思セヨ三思セヨ。

第七場 七月十七日

梁惠王下篇 第七章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湯武放伐ノ事ハ前賢ノ論具ハレリ。然レドモ試ミニ見ル所ヲ陳セン。凡漢土ノ流ハ皇天下民ヲ降シテ、是カ君師ナク

レバ治ラズ、故ニ必ズ億兆ノ中ニ擇テ是ヲ命ズ。堯舜湯武ノ如キ其人ナリ。故ニ其人職ニ稱ハズ、億兆ヲ治ムルコト能ハサレバ、天亦必ズ是ヲ廢ス。桀紂幽厲ノ如キ其人ナリ。故ニ天ノ命スル所ヲ以テ天ノ廢スル所ヲ討ツ。何ゾ放伐ニ疑ハンヤ。本邦ハ則チ然ラズ。天日ノ嗣永ク天壤ト無窮ナル者ニテ、コノ大八洲ハ天日ノ開キタマヘル所ニシテ、日嗣ノ永ク守リタマヘル者ナリ。故ニ億兆ノ人宜シク日嗣ト休戚ヲ同ウシテ、復タ他念アルベカラズ。若シ夫レ征夷大將軍ノ類ハ天朝ノ命ズル所ニシテ其職ニ稱フ者ノミ是ニ居ルコトヲ得。故ニ征夷ヲシテ足利氏ノ曠職ノ如クナラシメバ、直チニ是ヲ廢スルモ可ナリ。是漢土君師ノ義ト甚ダ相類ス。然レドモ湯武ノ如キハ、義ニヨリ賊ヲ討ス。命ヲ天ニ承クト稱ス。本邦ニ在テハ然ラズ、赫々タル天朝天日ノ嗣宇内ニ照臨マシマスニ、天朝ノ命ヲ奉セズシテ、擅ニ征夷ノ曠職ヲ問ントナラバ、所謂以レ燕伐レ燕者ナリ、所謂春秋無二義戰者ナリ。天子ノ命ヲ奉ゼズシテ敵國相征スルハ、何程ノ正義ニ依ルト云トモ義戰ニアラズ。故ニ此章ヲ讀ム者、審ニ辨ヲ致サザレバ、適ニ以テ奸賊ノ心ヲ啓クニ足ルノミ。

第八場 七月十九日

梁惠王下 第十六章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

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吾之不遇魯公天也、此ノ一語是レ孟子自ラ決心シテ天ニ誓フ所ナリ。故ニ時ニ遇フモ遇ハヌモ皆天ニ任セテ願ミズ。我ニ在テハ道ヲ明カニシ義ヲ正ツシ、言フベキヲ言ヒ爲スベキヲナスノミ。是ヲ以テ孔孟終身世ニ遇ハズシテ道路ニ老死スレドモ、是カ爲メニ少シモ愧ルコトナク倦ムコトナシ。今吾輩ノ幽囚ニ陥リテ孟子ヲ讀ム。宜シク深ク此義ヲ知ルベシ。

第十場 七月二十六日

公孫丑上 第二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

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執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

六

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誑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

七



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此ノ章浩然ノ氣ヲ論ズ、其ノ論甚ダ盛大雄偉ナリ。北宮黝・孟施舍ノ勇ノ如キハ固ヨリ言フニ足ラズ。但孟施舍ノ勇ハ、武士戰場ニ向フ時ハカクコソ有リタキコトナリ。因テ其ノ略ヲ言ハン。無懼ノ二字是レ主ナリ。百萬ノ大敵目ニ餘ルトモ、ピクトモセヌコトナリ。然レドモ此ノ勇ヲ養ヒテ大ニナサザレバ、假令覺悟定リタレドモ、勇氣敵ヲ吞ム所ナシ。未ダ孟施舍ノ勇ヲ語ルニ足ラズ。士安ゾ茲ニ志サザルベケンヤ。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此一節最モ詳ニ讀ムベシ。至大トハ浩然ノ氣ノ形狀ナリ。推思足以保四海ト云フモ即此ノ氣ナリ此ノ氣ノ蓋フ所、四海ノ廣キ、萬民ノ衆キト云共及バザル所ナシ。豈大ナラズヤ。然レドモ此ノ氣ヲ養ハザル時ハ、一人ニ對シテモ忸怩トシテ容サル如シ。況ヤ十數ニ對スルヤ。況ヤ千萬人ヲヤ。浩然ハ大ノ至レル者ナリ、至剛トハ浩然ノ氣ノ模樣ナ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ト云フハ即チ此ノ氣ナリ。此ノ氣ノ凝ル所、火ニモ燒ケズ水ニモ流レズ、忠臣義士ノ節操ヲ立ツル、頭ハ刎ラレテモ、腰ハ斬ラレテモ、操ハ遂ニ變ゼズ、高官厚祿ヲ與ヘテモ、美女淫聲ヲ陳ネテモ、節ハ遂ニ換ヘズ、亦剛ナラズヤ。凡ソ金鐵剛ト雖モ烈火以テ鎔スベシ。玉石堅ト雖モ鐵鑿以テ碎クベシ。唯此ノ氣ハ獨リ然ラズ、天地ニ通ジ、古今ヲ貫キ、形骸ノ外ニ於テ獨リ存スル者、剛ノ至ニ非ズヤ。至大至剛ハ氣ノ形狀模樣ニシテ、以直養而無害ハ即チ持其志無暴其氣ノ義ニシテ、浩然ノ氣ヲ養フノ道ナリ。學問ノ大禁忌ハ作轅ナリ、或ハ作シ或ハ轅ルコトアリテハ、遂ニ成就スルコトナシ。故ニ片時モ此志ヲ緩カセナクスルヲ持其志ト云フ。以直養ト云フモ同ジ工夫ニテ、平日スル所悉ク直道ニ外ルルコトナクシテ、是ヲ以テ此氣ヲ養育スルコトナリ。無暴其氣ト云フハ即チ無害ト云フニ同ジ。害スルト暴フトニ二様アリ。一ハ私欲ヲ肆ニシ、直道ヲ以テ志ヲ持スルコトヲ忘ルルトキハ、自ラ省ミテ愧ル所アリ、大イニ氣ヲ暴ヒ害スルナリ。是レ即チ下節ノ所謂不耘苗者也。二ハ浩然ノ氣ノ至剛ハ爲ス所道義ニ合フヨリシテ自ラ生ズル者ナリ。然ルニ道義ニ合フト合ハヌヲモ考ヘズ、向見ズニ大ト剛トナサントスル時ハ、一時ハ我慢血氣ニテ狂暴粗豪ヲ以テ剛モ大モナスベケレドモ、遂ニハ愈々自ラ省ミテ愧ル所アリ。是レ最モ氣ヲ暴ヒ害スルノ大ナル者ナリ。下節ノ所謂揄苗者也。塞乎天地之間ト云フハ、其ノ效驗ヲ云フナリ。浩然ノ氣ハ本是レ天地間ニ充塞スル所ニシテ、人ノ得テ氣トスル所ナリ。故ニ人能ク私心ヲ除ク時ハ、至大ニシテ天地ト同一體ニナルナリ。浩然ノ氣ハ古來聖賢相傳テ孟子ニ至リ發明スル處、學者ニ於テ最モ切實ナルコト故ニ、特ニ是ヲ

詳ニス。

第十一場 七月二十九日

公孫丑上 第六章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此章不忍人ノ心ヨリ遂ニ四端ノ論ニ及ブナリ。不忍人ハ即チ惻隱ノ心ニシテ羞惡辭讓是非皆是ヨリ出ル處ナリ。嗚呼

人々此ノ心ナキハアラジ。而シテ凡人ハ皆擴充ノ術ヲ知ラズ。以テ聖人ニ及バザル所ナリ。孺子入井ノ譬、及梁惠王上篇牽牛ノ說、事大イニ類ス。宜シク良心發見ノ所ヲ知テ擴充ヲ勤ムベシ。擴充ノ二字、是孟子人ヲ教ルノ良術也。

第十二場 八月三日

公孫丑下 第二章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

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鄉黨莫如齒

三尊ハ天下ニ通達シタルコトナレバ、是ヲ達尊ト云フ。今秋中ノ風ヲ觀察スルニ、爵ノ尊キヲ知テ德ノ尊キヲ知ラズ、德ノ尊キヲ知テ齒ノ尊キヲ知ラズ。憂フベキノ甚シキナリ。田舎ニハ稍實質ノ古風モ存シ齒ヲ尊ブノ風アレドモ、秋中ノ風ハ大抵才ニ仗リ、能ニ矜リ、老輩長者ヲ凌忽輕蔑スルコト甚シ。是レ人々ノ學ブ所、功利ノ末ニ流レ、仁義ノ本ヲ務メザルヨリ起ルコトナリ。余嘗テ水府熊府ノ士人ト好デ交ルニ、其ノ風頗ル齒ヲ尊ブノ意ヲ存シ、大イニ秋中浮薄ノ風ト異ナル者アルヲ覺ユ。余至愚タリト雖モ、誓テ古道ヲ身ニ行ハント欲ス。是等實ニ至要至急ノ事ナ

リ。何ゾ徒ニ水府熊府ヲ羨ムコトヲセシヤ。若シ夫レ德ヲ尊ビ爵ヲ尊ブニ至リテハ、今ノ風固ヨリ善至リ、善盡ストセズト雖モ、齒ヲ尊ブノ念心ニ發セバ、豈更ニ他道アラシヤ。有所不召之臣

此ノ事余千萬國家ノ爲メニ願望スル所ナリ。漢ノ昭烈ノ諸葛亮ニ於ケル、唐ノ肅宗ノ李泌ニ於ル、亦皆相似タリ。故ニ善ク三分ノ大業ヲ興シ、中興ノ偉績ヲ成スコト彼カ如シ。今ヤ國歩艱難何ゾ獨リ茲ニ及バザルヤ。儒臣經筵ニ侍シ此等ノ章ヲ講ズル、果シテ何ノ説ヲカナス。宰執此等ノ講ヲ聞ク、又果シテ何ノ面ヲカナスヤ。

第十四場 八月九日

滕文公上 首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此ノ言實ニ吾輩ノ良藥是ニ過ルコトナシ。但シ此ノ藥瞑眩スル所以ニ至テハ、眞ニ志ヲ立ル者ニ非ザレバ知ルコト能

ハズ。請フ試ニ是ヲ言ハン。今常人ノ通情ヲ察スルニ、善ヲ好ミ惡ヲ惡ムハ固ヨリナレドモ、大抵十人並ノ人トナラント思フ迄ニテ、百人千萬人ニ傑出セント思フ者更ニ少シ。堯舜文王ハ萬世ニ傑出スル人ナリ。今遽カニ是ヲ師トスルハ瞑眩ノ藥ニ非ズヤ。滕ハ五十里ノ小國ニシテ、齊楚強大ノ國ニハサマレリ。其ノ自ラ存スル且難シトス。今乃チ是ヲ謂ヒテ善國トナスベシト云フ。亦瞑眩ノ藥ニ非ズヤ。然レドモ常人ノ情トシテ、自ラ行フコトヲ勤メズ、好ンデ無當ノ大言ヲナシ、聖人トナルモ善國トナスモ、茶漬ヲ食フ如クニ言フ者多シ。亦烏ンゾ此ノ藥ノ瞑眩ヲ知ルコトヲ得ンヤ。吾輩自ラ反シテ是ヲ思フ時ハ、汗背赧面自ラ容ルル所ナシ。是レ實ニ吾輩ノ良藥ナル哉。

第十六場 八月十六日

滕文公上 第四章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愚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

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

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々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

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屨大小同。則買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買。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

許行ハ農家者流ニテ、上古神農ノ言ヲ稱述スル者ト云ヘリ。蓋シ周ノ衰フル、人君坐ナガラ富貴ニ生長シ飽食煖衣シテ、民事ヲ以テ念トセザルト、世澆季ニシテ風俗偷薄ナルトヲ憤リ、其ノ弊ヲ矯メント欲スルノ心切ナルニ因テ、與民並耕、市買不貳、ナドト過當ノ論ヲ發スルノミ。故ニ先ヅ許行ガ心ヲ察シ、然後孟子ノ論ヲ讀ムベシ。孟子ノ論ハ人君ノ職重キ、耕且ツ爲スベキニ非ルヲ云フ。民ヲ教養シ風俗ヲ厚クスルノ道其ノ骨子タリ。故ニ許行異端ト雖モ、其ノ用意ハ亦憐ムベシ。若シ人君孟子ノ說ヲ行フコト能ハズシテ、一概ニ許行ヲ非トセバ大イニ非ナリ。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夏夷ノ辨、君子ノ慎ム所ニシテ、孟子ノ論深ク春秋ノ意ヲ得タリ。春秋ノ法、諸侯ニシテ夷狄ノ禮ヲ用フルハ是ヲ夷狄ニス。夷狄ニシテ中國ニ進メバ是ヲ中國ニス。故ニ春秋ノ夷狄ヲ疾ムハ統ヲ夷狄ナルヲ疾ムニ非ズ、中國ヲ以テシ

テ流レテ夷狄ニ入ルヲ惡ムナリ。今許行・陳良・陳相・辛皆楚人ナリ。楚ハ南蠻ナリ。而シテ陳良ハ中國ニ進ム者ナリ、故ニ孟子是ヲ許スニ豪傑ヲ以テス。陳相ハ夷狄ニ入ル者ナリ、故ニ是ヲ責ルニ曾子ニ異ルヲ以テス。許行ニ至テハ夷狄ヲ以テ中國ヲ變ゼント欲スル者、最モ孟子ノ惡ム所ナリ。故ニ南蠻馱舌ノ人ト云フ、其ノ是ヲ斥ル甚ダ嚴ナリ。是等ノ議論方今ニ在テ大イニ關係アリ、深察スベシ。歐墨ノ學ヲ修メ夷狄ヲ尊崇歆慕スル者ハ、小ハ即チ相辛ナリ、大ハ即チ許行ナリ。最モ辨拒スベシ。然レドモ夷ノ穢頑船艦、醫藥ノ法天地ノ學、皆吾ニ於テ用アリ。宜シク採擇スベシ。其ノ皇國ノ用ヲナスニ至リテハ、亦夷狄ニシテ中國ニ進ムト云フベシ。尙其ノ衛夷狄ニ出テ其ノ人夷狄ニ生ズルヲ以テ是ヲ疾マバ、孟子何ゾ陳良ヲ稱美スルコトヲ得ンヤ。故ニ夷狄ニシテ中國ニ進ムト、中國ニシテ夷狄ニ流ルルトノ差別ヲ明ニスルコト最モ急トス。余ガ米利幹ニ往カント欲スル、吾師象山余ニ謂フ、此ノ任深ク忠義ノ志ヲ畜ヘ國ノ恩義ヲ知ル者ニ非ザレバ、必ズ大害ヲ生ズルニ至ル、足下誠ニ其ノ任ニ當レリト。余固ヨリ其ノ任ニ當ルニ足ラザレドモ、象山春秋孟子ニ於テ尤モ深シ、其レ亦是等ノ論ニ於テ感ズル所アル乎。

孔子没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師ノタメニハ心喪三年スルコト是レ古ノ制ナリ。孔門諸子ノ如キハ、三年ノ間孔子ノ家ニ留リテ喪ヲ勤メタルト見ユレバ、其ノ厚キコト知ルベシ。實ニ後世ノ及ブ所ニ非ズ。後世師道敗壞ス、而シテ近時ニ至リ師道益々廢ス。余因テ其源ヲ洞察シ亦一説ヲ得タリ。大抵師ヲ取ルコト易ク師ヲ擇ブコト審ナラズ。故ニ師道輕シ。故ニ師道ヲ興サントナラバ、妄ニ人ノ師トナルベカラズ、又妄ニ人ヲ師トスベカラズ。必ズ眞ニ教ユベキコトアリテ師トナリ、眞ニ學ブベキコトアリテ師トスベシ。熊澤了介ノ中江藤樹ヲ師トスルガ如キハ、師弟共ニ各其ノ道ヲ得ルト云フベシ。且ツ道ハ古聖賢大抵言盡セリ行ヒ盡セリ。今ノ學者、多クハ其ノ書ヲ觀テ口眞似ヲナスノミ。別ニ新見卓識古人ニ駕出スルアルニ非ズ。然レバ師弟共ニ諸共聖賢ノ門人ト云フモノナリ。同門人ノ中ニテ妄ニ師ト云ヒ弟子ト云フハ、第一古聖賢

ニ對シテ憚多キコトナラズヤ。此等ノコトモ世道名教ニ關係スルコト少カラズ。詳ニ諸君ト議セント欲ス。

第十七場 八月二十一日

滕文公下 首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王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書ヲ讀ムノ要ハ是等ノ語ニ於テ反復熟思スベシ。志士トハ志達アリテ節操ヲ守ル士ナリ。節操ヲ守ル士ハ、困窮スルハ固ヨリ覺悟ノ前ニテ、早晚モ飢餓シテ溝谷ヘ轉死スルコトヲ念フテ忘レズ、勇士ハ戰場ニテ擊死スルハ固ヨリ望ム所ナレバ、早晚モ首ヲ取ラルトモ願ミザルコトヲ念フテ忘レズ。苟モ士ト生レタラン者ハ、志士勇士トナラズンバ、耻ヅベキノ甚シキモノナリ。今吾輩囚繫ニ陥リ、將ニ身ヲ終ラントス、是レ宜シク志士ノ節操ヲ心掛クベシ。溝壑ヲサヘ忘レザレバ、生ヲ固圜ニ終ルトテ少シモ頓着ハアルマジ、却テ本望トスル所ナリ。此ノ志一タビ立テ、人ニ求ムルコトナク、世ニ願フコトナク、昂然トシテ天地古今ヲ一視スベシ、豈愉快ナラズヤ。吾學茲ニ進マバ、事ニ臨ンデ亦豈勇士ナルモノニ後レンヤ。抑虞人サヘモ志士勇士ニ比肩スルコトヲ得ルモノアリ。然ルニ士大夫トシテ却テ虞人ニ比スルコトヲ得ザルハ、將何ノ面目カアル。

狂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ノ語誠ニ切實ト云フベシ。全章ノ議論此一轉ニ至リ皆是義脫却スルナリ。世ノ政ヲナスモノ、大抵己ガ身心ニ原クルコトヲ知ラズ、文武ヲ興シ節儉ヲ崇ビ廉耻ヲ勵スナド云フ類、號令條ノ如ク下レドモ、悉皆張釋之ガ所謂具文トナリ、毫モ其ノ効ナキハ、人心ハ上ノ令ニ從ハズシテ、上ノ好ミニ從フモノナルヲ以テナリ。今在上ノ君子眞ニヨク斯ニ心付キ、晏安愉惰ノ欲ヲ絶チ、身ヲ戰場ニ置クノ思ヲナシ、以テ率ヒ先ズルトキハ、令セズシテ下民自ラ從フベシ。誰一人此ノ義ヲ以テ明主ノ前ニ陳說スル者ナキヤ、悲シイカナ。

第十八場 八月二十六日

滕文公下 第九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

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云々

此ノ語浩然氣ノ章ニモ出ヅ。亦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ト云テ自贊ス、知ルベシ孟子畢生得意ノ言ナルコトヲ。作於其心トハ初一念ノコトナリ、人ハ初一念ガ大切ナルモノニテ、ドコマデモ付廻リテ、政事ニ至リテハ其害最モ著ルナリ。今學問ヲナスモノノ初一念モ種々アリ、就中誠心道ヲ求ムルハ上ナリ、名利ノタメニスルハ下ナリ。凡ソ書ヲ讀ミ官ニ當ルモノ、自ラ我方初一念如何ト省察シテ、其ノ非ヲ改メ善ニ従ルベシ。此處百萬ノ大敵ヲ平グルノ勇ニ非ンバ、痛ク懲スコト能ハズ。消々ヲ塞ガザレバ遂ニ江河トナル、兩葉ヲ斷タザレバ斧柯ヲ用ヒントス、カ、ルコトヲゾ云フナルベシ。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

全章ノ主意此一節ニアリ。此一節又正人心ノ三字ニ歸ス。是乃孟子終身自ラ任ズル所技ニアリ。抑此章禹ノ抑洪水、周公ノ兼夷狄驅猛獸、孔子ノ成春秋ヲ以テ、孟子自ラ比ス。而シテ朱子注シテ云ク、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ト此言深ク味フベシ。且ツ當今ノコトヲ以テ是ヲ證センニ、群夷競來ル、國家ノ大事トハイヘドモ、深憂トスルニ足ラズ、深憂トスベキハ人心ノ正シカラザルナリ。苟モ人心ダニ正シケレバ百死以テ國ヲ守ル、其ノ間勝敗利鈍アリトイヘドモ、未ダ遽カニ國家ヲ失フニ至ラズ。苟モ人心先ヅ不正ナラバ、一戰ヲ待タズシテ國ヲ舉テ夷ニ從フニ至ルベシ。然レバ今日最モ憂フベキ者ハ人心ノ不正ナルニ非ズヤ。近年來外夷ニ對シ國體ヲ失スルコト少ナカラズ。其ノ故ニ至ル者、恐レナガラ幕府諸藩ノ將士、皆其ノ心不正ニシテ、國ノタメニ忠死スルコト能ハザルニ因ル。然レバ孟子今日ニ生ルルトモ、亦正人心ノ三字ノ外一句モアルコトナシ。此ノ類ヲ以テ推スニ洪水猛獸ノ人民ヲ害スル甚ストイヘドモ、洪水ハ抑ユベシ、猛獸ハ驅ルベシ。夷狄篡弑マコトニ憎ムベシトイヘドモ、夷狄ハ兼ヌベシ、篡弑ハ誅スベシ。苟モ人心正シキトキハ、四ツノモノ少シモ憂ルニ足ラズ。苟モ人心不正ナルトキハ、何ヲモツテ洪水ヲ抑ヘンヤ、何ヲ以テ猛獸ヲ驅ランヤ、何ヲ以テ夷狄ヲ兼ネンヤ、何ヲ以テ篡弑ヲ誅センヤ。天地晦暝人道滅絶ス、マコトニ寒心ヲナスベキコトナリ。

十一月十七日

離婁下 第二十八章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



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此ノ章切實痛快、宜シク一通ヲ錄シ座右ニ貼シテ朝夕觀省スベシ。其ノ義明白辯ヲ待タズ。存心ノ二字一章ノ骨子、仁禮ハ其ノ目ナリ、人恆敬愛之ハ是レ常ヲ云ヒ、二ノ自反ハ是レ變ヲ云フ、愈反シテ愈切ナリ。忠矣ト云フニ至リテハ自ラ居ル甚ダ高シ。常人或ハ前二反ヲ能スト云トモ、忠矣ニ至リテハ多クハ忿恨ニ堪ルコト能ハズ、是レ其ノ自ラ居ルコト妄人ト均シキノミ。說テ終身之憂一朝之患ニ至リテ、字々直チニ肺腸ヲ刺スヲ覺ユ。遂ニ如舜而已矣ニ落着ス、其ノ工夫ハ則亦仁禮ノ二字ノミ、是レ一章首尾照應ノ所ナリ。是等ノ章孟子中ニ在テモ亦多ク得ベカラズ。況ヤ他書ニ於テヲヤ、豈容易ニ看過スベケンヤ。

乙卯十二月十五日。余特恩脫獄歸家。而禁令頗嚴。足不出戶庭。席不延。故舊掃室靜處。獨與書親。家嚴家兄惜余在獄所著講孟筭記未備。欲必成其編。因又把孟子講之。輯成筭記。外叔

久保翁亦見枉焉。本月十七日夜為初。矩方誌。

十二月二十四日

萬章下 首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

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智ト聖ト是レ全章綱領ナリ。智ハ射ノ巧ニシテ、聖ハ射ノ力ニシテ所謂力行ナリ。知ト行ト二ツニシテ一ツ、一ツニシテ二ツ。知ニシテ行ヲ廢スルハ眞ノ知ニ非ズ、行ニシテ知ヲ廢スルハ實ノ行ニ非ズ。故ニ知行二ツニシテ一ツ。孔門ノ諸子、顔淵・閔子・冉牛ノ具體而微ナル如キ、巧ニシテ力足ラズト言フベシ。子夏・子游・子張ノ一體ヲ具スル如キ、力アリテ巧足ラズト言フベシ。後ノ道ヲ學ブモノ、孔子ヲ以テ宗トスレバ、巧力俱ニ至リ、知行兼テ進ムベキハ勿論ナレドモ、前輩ヲ論ジ及ビ人材ヲ育スル如キハ、妄ニ是ヲ以テ衆人ヲ律スルコトナカレ、人各能アリ不能アリ。

(萬章上、七章)進退出處ノ道、伊尹ニ至テ一毫遺憾ナシト云フベシ。其ノ自ラ任ズルニ天下ノ重ヲ以テシ、斯民ヲ覺シ斯民ヲ救フ、固ヨリ所謂聖ノ任ナル者ニシテ、其吠畝ノ中ニ處リ、堯舜ノ道ヲ樂シミ、必ズヤ湯ノ三聘ヲ待テ然ル後敢ヲ出ズ、其ノ自ラ待ツノ重キ、又斯ノ如シ。孔子ト雖モ亦是ニ過ギズ。孔子魯衛陳宋ニ奔走スルハ即チ伊尹ノ任ニシテ、陳ニシテ魯ノ狂獵ヲ思フハ伊尹斯民ヲ覺スルノ志ナリ。易ヲ續ンデ章編三絶シ、夏殷ノ禮吾能ク之ヲ言フハ伊尹吠畝ノ中ニ處リ堯舜ノ道ヲ樂シムノ心ナリ。孟子ハ孔子ヲ學ブ者ナリ、而シテ又常ニ伊尹ヲ稱道ス。後世諸葛孔

明何ゾ其レ伊尹ニ髣髴タルヤ。聖賢已ヲ修ムル、民ヲ教フ、始ヨリ二道ナシ、殊ニ伊尹ノ如キハ孔子ト符ヲ同ウシ、又孟子ノ學ブ所實ニ是ニ外ナラズ、豈一偏ノ人ナランヤ。

萬章下 第八章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此ノ章汎ク友道ヲ論ズ。其ノ歸宿スル所ハ尙友ノ上ニアリ。頌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是レ孟子ノ學則ナリ。先ヅ詩書ヲ讀メバ、古人ノ志尙議論ノ大略ハ知ル、ナリ。然レトモ人ノ志尙議論、各々其時ト地トヲ考ヘザレバ、一概ニ云ヒ難シ、故ニ世ヲ論ズ。是ヲ以テ大抵孟子ノ學則ヲ知ルベシ。詩書ヲ頌讀スルハ、假ニ云ハマ今ノ所謂經學ノ如シ。世ヲ論ズルハ假ニ云ハマ今ノ所謂史學ノ如シ。故ニ孟子ノ學經史ヲ兼ヌ。

歲維丙辰。律中姑洗。春服既成。絕浴沂之心。芳林正華。忘踏青之樂。閉閣讀書。獨喜晝長。謝客省事。幸脫世囂。下浣之初。念一之夕。父兄親戚。同會一堂。復尋舊業。爰修筭記。記歲月日。傳千萬年。二十一回猛士自題。

三月二十二日

告子上 第六章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也。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云々

孟子ノ性善ヲ論ズル、此二句アルノミ。然レバ善ヲナスハ性ナルベケレドモ、不善ヲナスハ何ヲ以テナスカ、遂ニ説明セズ。是ニ於テ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ト。氣質ノ說興テヨリ孟子性善ノ說初テ礙ル所ナシ。備レリト云フベシ。然レドモ張程ハ議論上ノコトニテ、孟子ハ事實上ノ教ナリ。孟子ノ人ヲ教フル、始終人ノ性善ヲ引起スコトヲ主トス。故ニ人アリ孟子ニ謁シ性惡ト云フ者アレバ、孟子教ヘテ云ク、汝惻隱ノ心ハナキ

カ、云クアリ、云ク是レ仁ナリ。汝羞惡ノ心ハナキカ、云クアリ、云ク是レ義ナリ、汝恭敬ノ心ハナキカ、云クアリ云ク是レ禮ナリ。汝是非ノ心ハナキカ、云クアリ、云ク是智ナリ。汝已ニ仁義禮智ヲ具ス。是性善ニアラズヤ。孟子ノ人ヲ教ユル斯ノ如シ。故ニ孟子ノ書ヲ讀ム者、眞ニ心ヲ斯ニ留メ、議論ニ涉ラズ、只事實ヲ學ブベシ。先己ノ性ヲ眞ニ善ト篤信シ、良心ノ發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等ヲ擴充シ、或ハ物欲邪念起ルコトアラバ、速ニ良心ヲ尋ネ來リ、其ノ自ラ安ンジ自ラ快キ所ヲ求メ、悔吝ノナキ如クスベシ。

三月二十三日

告子上 第七章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粳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履。我知其不爲蕢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師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

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富歲子弟多賴云々

此章人性皆善、聖人モ我ト類ヲ同ジクスル者ナルヲ論ズ。但シ此ノ一節又以テ政ヲナスノ要ヲモ悟ルベシ。孟子曾テ曰ク、無恆産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ト。是等ノ語ト其ノ義相通ズルナリ。

余理義ニ於テ固ヨリ敢テ自ラ得ル所アリト云ハズ。然レドモ好ンデ書ヲ讀ミ、最モ古昔忠臣孝子義人烈婦ノ事ヲ悦ブ。朝起テヨリ夜寢ルマデ兀々致々トシテ、且ツ讀ミ且ツ抄シ、或ハ感ジテ泣キ、或ハ喜テ躍リ、自ラ已ムコト能ハズ。此ノ樂中々他ニ比較スベキ者アルヲ覺エズ。況ヤ更ニ良友ヲ得テ獎勵切磋シ、肝膽ヲ吐露シ、互ニ天下ノ大計ヲ論ジ、身ヲ以テ大難至險ニ當ラントスルニ當テ、滿心ノ愉快比ブベキモノナシ。此ノ樂到ル所居ル所吾ト相隨ハザルハナシ。今美肉嘉肴アリト云トモ、一飽ノ餘復タ顧ルニ意ナシ。麥飯菜羹ト云トモ、一日三食スレバ復タ求ルモノナシ。且理義ノ樂胸中ニ充溢スルニ方リテハ、孔子ノ所謂肉味ヲ知ラザル如キ者アリ。蓋シ飢テ食ヲ忘レ、渴シテ飲ヲ

忘レ、寒シテ衣ヲ忘レ、寢テ寐ヲ忘ルルモノ、是ヨリ甚シキハナシ。是レ余ガ自心體察得ル所ナリ。故余斷ジテ云ク理義之悅我心。非芻豢之可比也。

余此章ヲ講ズルニ當テ、從弟毅甫モ亦坐ニアリ。余顧テ云ク、聖人與我同類者ノ義ヲ喻レリヤ。往時大島郡ニ巨人アリ、聲名大イニ噪ク、又林百非翁ハ極メテ短人ナリシ。然レドモ試ニ二人ヲ比較シテ見ルベシ、巨人トテモ百非翁ノ長ニ倍スルニハ至ルマジ、是ヲ以テ類ヲ同ウスル者ノ大異ナキヲ悟ルベシ。豊臣大閣ノ雄才大略、古今一人ト稱ス。然レドモ亦譬ヘバ巨人ノ長ノ如キニ過ギズ。吾輩卑瑣ト云ドモ、亦譬ヘバ百非翁ノ短ノ如キノミ。然レバ大閣ノ半ニハ及ブベシ。而シテ余ガ如キハ常ニ謂ラク、大閣 天子ノ關白トナリ、天下ノ牧伯ヲ率ヒ、僅ニ朝鮮ヲ擾リ、朱明ニ震フノミ。且其身一タビ没シテ功即チ廢ス。余ヲシテ志ヲ得セシメバ、朝鮮支那ハ勿論、滿洲蝦夷及豪斯多辨理ヲ定メ、其餘ハ後人ニ留メテ功名ノ地トナサシメンノミ。如何々々。毅甫大イニ笑フ。

同日

告子上 第八章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孽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

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牛山之木嘗美矣

牛山ノ喻ニ就テ、亦山ヲシテラスルノ術ヲ知ルベシ。徒ニ喻トノミ思フベカラズ。方今何レノ地ニモ濯々ノ山多シ。是亦山ノ性ニ非ズ。嘆ズベキコトナリ。民政家宜シク思フ致スベシ。

平旦之氣、夜氣不足以存

夜氣ノ説ハ即チ浩然ノ氣ヲ養フノ手ヲ下ス工夫ナリ。凡ソ浩然ノ氣ヲ養ハントナラバ、先ヅ平旦ノ氣清明ニシテ、未ダ外物ノ欲ヲ交ヘザル所ヲ基本トシテ、漸々長養スベシ。何トナレバ、噪ク時ハ氣擾レテ昏濁スル故、靜ニシテ清明ナル所ヲ養フベシトナリ。後儒靜坐ノ工夫モ是等ノ處ニ原ヅキ、外物ニ蔽ハレザル本心ヲ認メ出シ長養セントナリ。然レドモ余別ニ又一説アリ。靜處ニ於テ本心ヲ認ムル固ヨリ善シ。又動處ニ於テ本心ヲ認ムル更ニ善シ。或ハ書ヲ讀デ意中ノ人ニ遇ヒ、意中ノ事ヲ見ルカ、同志ノ人ヲ會シ劇談豪論スルカ、或ハ風雪ヲ冒シ山野ヲ跋涉スルノ類、都テ吾ガ心氣力ヲ發動セシメタル後ハ、必ズ浩々勃々勇往銳進ノ勢禦グベカラザルモノアリ。此處ヨリ本心ヲ認メ、漸々長養スルモ亦是一種ノ手段ナリ。實驗シテ其妙ヲ悟ルベシ。

以爲未嘗有才焉者

説文ニ説テ云ク、草木之初也。以<sub>一</sub>上貫<sub>一</sub>。將生枝葉一地也。ト。此説ヲ以テ是ヲ解スル甚妙ナリ。蓋シ所謂才ト

ハ即性ニシテ、其ノ發見セントスル所ニ就テ云フ。草木ノ初テ枝葉ヲ生セントスルガ如シ。

四月十五日

告子下 第十五章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余ガ罪アリテ江戸獄ニ繋ルルヤ、吾師平象山モ亦連逮セラレ。時ニ余ト一版牆ヲ隔テテ居ル。獄中四書一本アリ、象山日夜孟子ヲ誦讀ス。獨リ此章ヲ取リ一日必ズ誦ス。又其ノ後ニ題セルコトアリ。其ノ意璞玉ノ連城トナリ、鋼鐵ノ干將トナル、其ノ琢磨淬勵ヲ受ル亦甚ダ苦シキヲ引キ、自ラ十年來海防ノ事ニ苦勞シ、遂ニ獄ニモ降ルコトヲ叙述シ畢竟是レ天ノ大任ヲ降サント欲スルノ意ナレバ、愈々益々琢磨淬勵シテ天意ニ報ゼズンバアルベカラズト也。其文甚美也。余亦寫録シテ自ラ勵マス。然レドモ獄ヲ出ルトキ携ルコトヲ得ズ、今又其ノ全文ヲ舉ルコトヲ得ズ、以テ憾トナス。但其ノ主意ノ如キハ已ニ是ヲ胸臆ニ銘ズ、死ストモ忘レザルベシ。是レ此章ニ於テ感アル所也。抑入則無法家

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ト云フニ至リテハ、一轉シテ國家ノ事ニ入ル、尤モ思フ致スベシ。余乃チ云ク、内ニ法家拂士アレバ、敵國外患ニヨリテ國隨テ興リ、法家拂士ナケレバ、敵國外患ニヨリテ國隨テ亡ブ。今ヤ敵國外患ナキニ非ズ。法家拂士ノ有無ハ國家興亡ノ界ナリ。豈寒心セザルコトヲ得ンヤ。

五月十四日夜

盡心上 首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盡其心トハ、心一杯ノ事ヲ行盡スコトナリ。カヲ盡スト云ヘバ、十五貫目持ツカアル者ハ、十五貫目ヲ持チ、二十貫目持ツカアル者ハ、二十貫目持ツコトナリ。是ヲ以テ考フベシ。今人未ダ管テ心ヲ盡サズ。故ニ其ノ一杯ノ所ヲ知ルコト能ハズ。若シ是ヲ盡ス時ハ、堯ノ民ヲ治メ、孔子ノ道ヲ明ニスル、皆心ノ外ニ非ズ。唯心ノ一杯ヲ盡スノミ。然レドモ心ノ一杯ヲ盡スト云テモ、其一杯ノ所何程ト云フコトヲ知ラザレバナラザルコト故、知其性ト云フ。性トハ人ノ生レ付持出ナリ、所謂仁義禮智ノ性ナリ。此性ハ善ニシテ惡ナキ者ニテ、聖人モ我ト同ジキモノナリ。人此様ノ性ヲ具ルコトヲ眞ニ落着スルトキハ、知ノ字深ク見ルベシ性中天下ノ善皆備ルコトヲ知ル。故ニ心一杯ヲ盡スコト出來ルナリ。又此性ヲ知ル時ハ、知天。天トハ蒼々ノ天ヲ云フニ非ズ、天ハ即チ理ナリ。眞ニ性ヲ知リ眞ニ心ヲ盡ス時ハ、天下ノ理復タ此外ニアルコトナシ。故ニ天下ノ理悉ク吾物トナルナリ。余是ニ於テ深ク感ズルコトアリ、人此性アリ此心アリ、然レバ此天亦吾ガ分外ノ事ニ非ズ。吾一身ノ抱負亦豈盛大雄偉ナラズヤ。然レドモ盡サズ知ラザルニ至テハ、盛大雄偉ノ抱負、性ト云ヒ心ト云フ者、皆持チ腐レトナルナリ。豈甚ダ惜シムベカラザランヤ。是ヲ思ハマ學問行事豈一日トシテ廢忘スベケンヤ。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夭壽不貳ノ四字、誠ニ吾輩ノ良識ナリ。夭壽モ皆吾ガ心底ニ任スルコトニ非ズ、唯身ヲ修ムルハ己ニアリ。我已ニ老タリ、今更學問ニモ及バズ、或ハ墓ナキ浮世僅カ五十年ノ光陰ニ、事業モイラスモノナリト云類、或ハ悟リヲ開キタルニ似ルアリ、懶惰ニ陥リテ返ルコトヲ知ラザルモアリ、少シハ優秀アルガ如シト雖モ、均シク皆立命ト云フコトヲ知ラザルナリ。凡ソ人一日此世ニアレバ、一日ノ食ヲ食ヒ、一日ノ衣ヲ着、一日ノ家ニ居ル、何ゾ一日ノ學問一日ノ事業ヲ勵マザルベケンヤ。余甲寅ノ歲澁木ト下田獄ニ囚ハル。僅カ半坪ノ檻ニ兩人坐臥ス。日夜無事ナルニ因テ番人ニ頼ミ、赤穂義臣傳・三河後風土記・眞田三代記ナド數種ヲ借リテ相共ニ誦讀ス。時ニ兩人萬死自ラ期ス。今日ノ寬典ニ處セラレベキコトハ、夢ニモ思ハザルコトナリ。因テ余澁木生ニ語リテ云ク、今日ノ讀書コソ眞ノ學問ト云フ者ナリ。昔漢ノ夏侯勝・黃霸兩人獄ニ下ル。夏侯勝ハ儒者ナレバ、黃霸夏侯勝ニ學問ヲ授カリ度由云フ。勝云ク遠カラズ罪死ニ遇フベキ身分ノ、學問ハイラヌ者ナリト。霸云ク朝聞道夕死可矣ト云フコトアレバ、是非共授カリ度ク申セシ故、勝モ其辭ニ感ジテ遂ニ授ケシニ、三年ノ間獄中ニテ講論怠ラザリシガ、後大赦ニ因テ兩人共ニ獄ヲ出デ、再ビ官ニ上リシト云フコトアリ。兩人獄ニ在ル時、固ヨリ他日ノ大赦ハ夢ニモ知ラヌコトナリ。然レドモ道ヲ樂シムノ厚ク學ヲ好ムノ至リ斯クノ如シ。今吾輩兩人亦此意ヲ師トスベシト云ヘバ、澁木生モ大ニ喜ベリ。今此章ヲ讀ミ前日ノ説ト暗合スルコトアルヲ喜ビ、又澁木生ガ溘焉夕死シ、復タ共ニ此章ヲ講論スルコトヲ得ザルヲ悼ミ、泣然トシテ涙下ル。

盡心上 第三章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トハ何等ノ親切ゾヤ。大儀ナルコトヲ勉強シテスルト、人ノ情ヲ思遺リテ己ノ行ヲスルトヨリ、學問ハ始ルコトニテ、是強恕ノ道ナリ。

五月十七日夜

盡心上 第十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凡民ト豪傑ノ分ヲ明ニ知ルベシ。豪傑トハ萬事自ラ草創シテ、敢テ人ノ轍跡ヲ踐ヌコトナリ。近世徂徠翁・仁齋ヲ稱シテ豪傑ト云フ。是ハ滿世宋學世界ヨリ宋學ヲ看破シ、古學ヲ唱フルヲ以テナリ。然レドモ宋學ヲ疑ヒ書ヲ著シ是ヲ辨ジ、終ニ流論ニ遇フノ山鹿素行先生ノ如キハ、又仁齋・徂徠ノ先ニアレバ、尤モ豪傑ト云フベシ。當今天下ノ士風亦頗ル衰フ。松本小邑ト云トモ、諸君能ク心ヲ戮セ、斷然トシテ古武士ノ風ヲ以テ自ラ任ジ以テ天下ノ先トナラバ、亦豪傑ト云フベシ。

五月二十三日朝

盡心上 第二十四章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

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此章初ニ聖人ノ道甚ダ高大ナレバ、此道ヲ得サヘスレバ、他ノ道ハ自ラ小ナルヲ云フ。次ニ道高大ナリト云トモ、亦其至近明皆日用常行ノ事ナレバ、甚ダ隱微知リ難ク、峻嶮攀テ難キコトニ非ザルヲ云フ。終リニ學問ノ道漸ヲ以テ積蓄ヘテ、其高大ノ極處ニ至ルベキコトヲ云フ。是レ吾人手下スノ實着ノ處ナリ。下文ニ其ヲ悉ス。

流水ノ喻、又離婁下篇第十八章ト合セ考フベシ。其文ニ云フ、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潤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ト。是實行實德ナクシテ虛聲虛聞アル者ハ、或ハ一人ヲ感シ、一時ヲ眩スベケレドモ、終ニ天下後世ノ公論ヲ免レザルコトナレバ、君子ハ行ヲ積ミ德ヲ累ルコトヲ、源泉ノ如クニ晝夜トナク勤ムベシトナリ。即チ此章不成章不達ト同工夫ナリ。成章トハ注ニ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ト云ヘリ。達トハ注ニ足於此而通於彼也、ト云ヘリ。積行累德、人ニ感字スルコトナリ。臣忠足リテ君ニ通ジ、君是ヲ信ジ、上仁足リテ下ニ通ジ下忠ニ興リ、子孝足リテ父ニ通ジ、父是ヲ慈シ、父慈足リテ子ニ通ジ、子孝ニ興ルノ類ナリ。余論語子罕ノ篇ヲ觀ル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按ズルニ此語固ヨリ先儒ノ言ノ如ク、天地ノ化ヲ以テ道體ヲ明ニセシナレドモ、今是ヲ身ニ取テ行フ所ハ、君子法之。自強不息。ト云フニ過ギズ。然レバ其ノ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ムニ法トリ實行實德ヲ積ミ、聲聞情ニ過ルヲ恥ヂ、不成章不達ト毫モ異ナルコトナシ。俗儒書ヲ讀ム徒ニ意ヲ字句ニ留テ、身ヲ以テ其地ニ體セズ。故ニ是等ノ處ニ於テ、虛高無益ノ論ヲナスコト多シ。察セザルベケンヤ。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權ノ一字是レ中ヲ執ルノ法ニシテ、全章ノ歸宿ナリ。余常ニ謂ラク、聖人ノ道ハ人倫ヲ明ニスルニアリ。明ノ工夫是權ノ功ナリ。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ノ五ノ物、親義別序信ノ五ツノ事、是人倫ナリ。然レドモ不幸ニシテ人倫ノ變ニ遇タルトキハ、輕重ヲ衡リ、或ハ仕ヲ辭シテ親ニ隨ヒ、或ハ國ニ殉ジテ家ヲ顧ミザル、皆時ト勢トニ因テ義ヲ生ズル是權ナリ。故ニ徒ニ忠孝ノ道ヲ學ビテ權ノ字ニ心付カザレバ、不忠不孝ニ陥ルコト多シ。余常ニ是ヲ憂フ。故ニ古今人倫ノ變ニ遇ヒテ、或ハ善ク權シテ其義ヲ全ウシ、或ハ權スルコト能ハズシテ其義ヲ闕ク類ノ事蹟ヲ類輯シテ一書トナシ、略論斷ヲ加ヘテ、自ラ觀省ニ備ヘント欲ス。未ダ及ブニ暇アラズ。然レドモ既ニ變ト云ヘバ千差萬別始ヨリ定體ナシ。又一言ノ盡ス所ニ非ズ。且往古ノ死例ヲ以テ、將來ノ萬變ヲ制セントスルハ、迂濶拘泥ノ至ナラズヤ。云ク温故而知新ハ孔門ノ學則ナリ。死例ヲ活用スレバ、思ヲ廣メ智ヲ發スルノ一助共ナルベシ。其要ニ至テハ樂共子ノ所謂、所在則致死焉小學內篇通論引之ノ意ニ原ゾキヲ思ハバ、權ノ義ニ於テ思已ニ半ニ過ギン。

盡心上 第二十九章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此章ノ如キ誠ニ切實ノ學則ニテ、人々服膺スベキナリ。凡ソ學問ノ道、死而後已、若シ未ダ死セズシテ半途ニシテ先

廢スレバ、前功皆棄ル者ナリ。學ト云フ者ハ進マザレバ必ズ退ク。故ニ日ニ進ミ月ニ漸ミ、遂ニ死ストモ悔ルコトナクシテ、始メテ學ト云ベシ。然ラザレバ皆井ヲ棄ルナリ。泉ニ及ブト云テモ、學問ノ極處ニ至レバ事已ニ畢ルト云フニハアラズ。學記ニモ、學然後知其不足ト云ヘリ。學ベバ學ブ程益高ク益堅キノ味ヲ知ルナリ。然レドモ井ヲ掘ルハ水ヲ得ルガタメナリ。學ヲ講ズルハ道ヲ得ルガタメナリ。水ヲ得ザレバ、掘ルコト深シト云トモ、井トスルニ足ラズ。道ヲ得ザレバ講ズルコト勤ムト云トモ、學トスルニ足ラズ。因テ知ル、井ハ水ノ多少ニ在テ、掘ルノ深淺ニ在ラズ、學ハ道ノ得否ニ在テ、勤ムルノ厚薄ニ在ラザルコトヲ。

盡心上 第三十章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是章湯武ノ身之ニ倣フ時ハ、終ニハ堯舜ノ性之ト同一ニナルコトヲ云テ、人ヲ勵マシ、又深ク五霸ノ假之ヲ戒ムルナリ。假之ハ實心ニ之ナキコトヲ有ル容子ニ外ニ僞飾スルコトナレバ、誠ニ學問ニ於テ極テ惡事トスルナリ。身之ノ工夫ハ、上章掘井ノ喻ヲ以テ知ルベシ。

五月二十九日夜

盡心上 第四十一章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



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轂。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四〇

甚矣哉、公孫丑ノ道ヲ信ゼザルヤ。孟子ノ議論博大ナルヲ聞テ、高矣美矣トナス。殊テ知ラズ、道ハ日用常行事物當  
然、人々行フニ任セ、一モ高遠艱深及ブベカラザルノコトナシ。只行ハザルヲ憂ルノミ。孟子深ク丑ヲ怒ル。故ニ其  
言却テ高美益々及ブベカラザルガ如シ。大匠ト羿トヲ以テ自ラ居リ、直ニ丑ヲ卸シ付ケテ拙工拙射トナス。結末能者  
從之ノ一句尤モ厲シ。蓋シ能ノ字前ノ兩ノ拙ノ字ニ對シテ下ス。謂ラク、吾道ハ只能者ノミ之ニ從フ。汝如キ拙者ノ  
及ブ所ニ非ズトナリ。然レドモ今深ク孟子ノ言ヲ思フニ、切實明白ト云フベシ。引而不發トハ、引ノ一字是頭腦ナ  
リ。引トハ弓ヲ引滿ルナリ。弓ヲ引滿ル如ク、孟子平生ノ動靜云爲、去就辭受、一トシテ萬衆ノ觀ニ當ラザルハナシ  
若シ丑是ヲ觀テ法則トシテ是ヲ行ハバ、豈更ニ餘蘊アラシヤ。不發トハ、是ヲ議論文章ニ發セヌト云フコトナリ。是  
レ孔子ノ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貨ノ義ナリ。躍如トハ發セズト云トモ、皆躬行上ニテ認ムベケ  
レバ、踴躍活潑ナルコト、議論文章ノ死物ニ非ザルヲ云フ。中道而立トハ、又其躬行ノ所、過不及已甚ノ行ニ非ズシ  
テ、平正允當ナルヲ贊スルナリ。嗚呼夫學者ノ議論文章ノ死物ヲ以テ聖賢ヲ窺フコト蓋亦久矣哉。今ニ及ンデ躬行ヲ  
勵ミ實事ヲ著ハサズンバ、此道遂ニ地ニ墜チテ復タ收ムベカラズ。念ヲ起シテ技ニ至レバ、余ガ節記ノ作モ破リ去  
トス。而シテ未ダ能ハザルモノアルハ何ゾヤ。

盡心上 第四十二章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

也。

此章專ラ以道殉乎人者ノ非ヲ云フ。道ハ吾身ニ存ス、故ニ身ハ道ノ宅ナリ。道ヲ以テ人ニ殉ズルトハ、道ヲ抱キタ  
ル身ヲ持チナガラ、人ニ曲從阿諛シ、非ニ陥リ惡ニ没スルコトニテ、左スレバ吾身ノ道ガ他人ノ爲ニ滅ビ死スル故  
ニ、道ガ人ノ殉死トナルナリ。是レ以道殉乎人ノ義ナリ。仁齋云ク、道外無身。身外無道。故非以道殉身。則以身殉  
道。雖時有治否。而身之與道未嘗相離也ト。此說身ト道トノ間、說得テ明白ナリ。別ニ議論ニ及バズ。只道ト身ト一  
物ト成テ、外道邪魔ヲ防禦スベシ。

六月仲三夜

盡心下 第三十七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  
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  
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  
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  
之狂也。曰。其志嚆嚆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  
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  
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

四一

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 盡心下 第三十八章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二章併論ズベシ。後章ハ堯舜湯文孔子ヲ歷舉シテ、身大道ヲ以テ自ラ任ズルノ志ヲ示ス。所謂爲往聖繼絕學ト是ナリ。而シテ其後世ニ望ム所ノ意、言表ニ隱然タリ。前章ハ中道狂狷鄉原ヲ論列シ、最モ狂狷ヲ渴思シ、大道ヲ傳ヘント欲ス。所謂爲萬世開大平ト是ナリ。而シテ其孔子ヲ宗トシ、古人ニ繼グノ意、語中ニ躍如タリ。孟子已ニ梁ノ惠襄、齊ノ宣王ニ事ヘテ道ヲ行フコトヲ得ズ、退テ英才ヲ教育シ後世ニ傳ヘント欲ス。其志能ク此ニ章ニ見ユ。熟讀精思セズンバアルベカラズ。

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孟子戰國ノ時ニ生レ、其道遠ニ流俗汙世ニ合ハズ。是茫々タル宇宙、堯舜湯文孔子ノ道、拂地シテ復タ存スル者アルコトナシ。僅カニ孟子ノ一身ニ存ス。孟子ノ任至重至大、必ズ氣力雄健者性質堅忍ノ士ヲ得テ、其盛業ヲ羽翼スルニ非ズンバ、何ゾ其任ヲ負荷スルコトヲ得ンヤ。是ヲ以テ孟子ノ狂者ヲ重ンジ、狷者ヲ之ニ次ギ、鄉原ヲ惡ムノ心事ヲ忖度スベシ。孔子ト雖モ亦同ジ。抑余大罪ノ餘、永ク世ノ棄物トナル。然レドモ此道ヲ負荷シテ、天下後世ニ傳ヘント欲スルニ至テハ、敢テ辭セザル所ナリ。是時ニ當テ中道ノ士ノ遽カニ得ベカラザルハ古今一ナリ。故ニ此道ヲ興スニハ狂者ニ非レバ興スコト能ハズ。此道ヲ守ルニハ狷者ニ非ザレバ守ルコト能ハズ。則チ狂狷ヲ渴望スルコト、亦豈孔孟ト異ナランヤ。且鄉原ノ害、今猶古ノ如シ。其人口ニハ孔孟程朱ヲ唱ヘ、身ニハ忠信廉潔ヲ飾リ、其吾輩ヲ視ルコト鬼蜮ノ如ク、蛇蝎ノ如ク、國體ヲ尊ビ、夷變ヲ憂ヒ臣節ヲ勵マシ、人材ヲ育スルノ說ヲ惡ムコト、異端曲說外道邪魔ノ如シ。此ノ說熄マズンバ、天地ノ誣罔ニ陥リ、道義ノ荆棘ヲ生ズル、勢禁ズベカラザルノミ。然レドモ狂者狷者ヲ網羅シ、是ヲ中道ニ歸セバ、何ゾ鄉原ヲ惡ムニ足ラン。

其志嚶々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云々、

唐ノ韓退之常ニ孔子ヲ得テ師トセザルヲ恨ミ、顏淵ヲ羨ミ、又醉鄉ノ徒ノ不遇ヲ悲ム。是狂者ノ心ナリ。蓋シ聖賢ノ

狂者ヲ思フコトハ、老爺ノ強子ニ於ケルガ如ク、狂者ノ聖賢ヲ慕フコトハ、孤子ノ父母ニ於ルガ如シ。韓退之ノ如キハ豪傑ノ士ナリ。直チニ孔孟ニ調セズト云ベドモ、其遺經ニ私淑スル者、亦淺カラズ。乃チ其孔孟ニ遇ハザル、深ク恨ムニ足ラズ。然レドモ退之ヲシテ孔孟ニ遇ハシメバ、其學固ヨリ彼ガ如キニ止ラザルベシ。晋宋清談ノ流、或ハ醉郷ニ託シ、或ハ竹林ニ遊ビ、高尚ヲ希ヒ、禮法ヲ蔑棄スル、皆狂者ニシテ、孔孟ニ遇ハズ又遺經ニ得ルコトナク、以テ彼ガ如キニ至ル。實ニ憐ムベシ。故ニ狂者ハ徒ニ郷原ノ徒ノ譏ル所ノミニ非ズ、乃チ大道正義ニ於テモ容レザル者ナリ。但聖賢是ヲ警戒正シテ、中道ニ歸スルニ至テハ、其志固ヨリ高く、其意固ヨリ遠キ者ナレバ、超然トシテ聖人ノ道ニ進ムコト、期シテ待ツベシ。然レバ此徒ノ聖賢ニ遇ハザルハ不幸ノ甚シキ云フベキ様モナシ。其聖賢ヲ慕フコト孤子ノ父母ニ於ルガ如キ、亦宜ナラズヤ。

古之人古之人ト云フハ、狂者ノ常言也。余常ニ謂フ、古人今人異ルコトナシ。古人モ郷原ハ郷原也。庸俗ハ庸俗也。今人モ豪傑ハ豪傑也、狂獯ハ狂獯也。但時汗隆アリ。時汗ナレバ郷原庸俗位ヲ得權ヲ專ニス。是ヲ小人道長ズルノ時ト云フ。時隆ナレバ豪傑狂獯志ヲ得道ヲ行フ。是ヲ小人道消スルノ時ト云フ。小人時ニ消長アリト雖モ、天地ノ正氣人心ノ道義ニ至テハ、往古今來暫クモ消長スルコトナシ。豈今人ヲ以テ遠カニ古人ヲ惧レンヤ。所謂古之人ト云フハ徒ニ年歳ノ久遠ヲ云フニ非ズ、堯舜湯文孔孟ノ如キ、是ヲ古之人ト云フ。堯舜湯文孔孟ノ如キハ、古昔ニモ稀ナル人ニテ、五百年乃チ一人アルノミ。唯其然リ。是ヲ以テ千萬世ニ傳ハテ泯滅スルコトナシ。乃是レ古人ノ古人タル所以ナリ。苟モ人々自ラ激昂セバ今豈古ニ讓ランヤ。冀クハ今ヨリ諸君ト共ニ激昂シ。上往聖ヲ繼ギ、下萬世ヲ開クニ足ラバ、吾黨ト雖モ亦古之人ニ非ルハナシ。俗人ノ辯トシテ古人ト云ヘバ、神カ鬼カ天人カニテ、今人トハ天壤ノ隔絶ヲナセル如キ者ト思フ。是自暴自棄ノ極ニテ、下ニ所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トハ此人ナリ。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此語孟子自任シ、又千萬世ニ向テ吾輩ヲ呼醒スノ語ナリ。吾輩宜シク驚起シテ耳ヲ傾ケ肝ニ銘ズベシ。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鄭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集註林氏ノ說孟子ヨリ今ニ至ル迄二千餘年、其間見聞知ノ有無ハ姑ク論ズルコトナクシテ可ナリ。今吾輩斷然自ラ任ゼンバ、何ゾ後世ニ待ツコトヲ得ンヤ。又何ゾ往世ニ派ルコトヲ得ンヤ。唯是人々七十年中ノ重任也、忽ニスルコトナカレ。抑吾長門ノ國タル、西海ノ陬ニアリ、海ヲ隔テ、西鄭魯ト對峙ス鄭魯ノ聖賢ヲ喚起スルコト固ヨリ長門人ノ任ナリ。余又常ニ謂フ、兵家ノ貴ブ所ハ戰陣ノ魁殿ニアリ。魁ハ先驅ナリ、殿ハ後殿ナリ。今日ニ在テ此ノ道ヲ起隆セン者ハ、此道ノ先驅ナリ。異日ニ至テ此道ヲ保守セン者ハ、此道ノ後殿ナリ。先驅ハ狂者ノ事ナリ、後殿ハ獯者ノ事ナリ。人生七十古來稀、今吾輩已ニ二三十ヲ失フ。餘ル者日ニ減ズ。已ニ先驅ヲ憚リ後殿ヲ讓ラバ、尸上ノ耻辱、渤海ヲ傾ケテ是ヲ濯フトモ、五百歲千歲ヲ經テ滅スルコトナシ。如何々々。

此二章是レ孟子道行ハレズシテ天下後世ニ傳フルノ志ナリ。孟子七篇梁惠王ヲ以テ首篇トス。是王政ノ要、孟子ノ天下ニ行ハント欲スル所ナリ。中間告子一篇。性善論、學者手ヲ下スノ初頭ナリ。他ノ諸篇ハ三義ヲ雜記スルナリ。故ニ孟子ヲ觀ント欲セバ、性善ヨリ工夫ヲ下シ、王政ヲ行ヒ大道ヲ萬世ニ傳ヘバ用捨行藏遺憾ナキニ足レリ。抑筭記ノ開卷第一義ハ國體人倫ニアリ、故ニ首トシテ君臣ノ大義ヲ論ズ。結末ニ至テ、叨リニ此道ヲ以テ自ラ任トスルノ意ヲ著ス。同志ノ諸君子始末ヲ合考シテ、余ガ志ノ孔孟ニ謬ルヤ否ヤ、國體人倫ニ戾ルヤ否ヤヲ論究シ、教ヲ賜フヲ惜ムコトナクンバ幸甚々々。

丙辰六月十八日具稿

講孟劄記成。因復瀏覽一週。遂改名講孟餘話。蓋劄鍼刺也。凡其所記。發精義。摘文藻。如鍼之刺膚。鮮血迸出。如鍼之刺衣。彩線絺繡。而後足以爲稱名已。而余之此著。豈其然乎哉。余之在獄。因徒胥居。其已歸家。親戚盍簪時。乃把孟子講之。非精其訓詁。非喜其文字。唯其一憂一樂。一喜一怒。盡寓諸孟子焉耳。故當其喜樂也。講孟子。復益喜樂。當其憂怒也。講孟子。復益憂怒。憂怒之不可抑。喜樂之不可歇。隨話隨錄。稍積成卷者。即此著也。然則是特講孟之餘話耳。何得爲劄記哉。余已與囚徒親戚。同其憂樂。共其喜怒。亦已足矣。而又錄之成卷。以問世。不太贅乎。且持此問經學先生。與經學先生將罵其雜駁粗豪也。持此問文章博士。與文章博士將笑其鄙俚蕪陋也。然則當今之世。孰問而孰答耶。噫。是吾之所以不能已于餘話之錄也。夫天下以經學文章爲教。蓋亦久矣。經學益明。文章益美。國威日緝。外夷日熾。斯道之所以爲道者。果何在乎。則天下與吾同憂樂。共喜怒者。亦何一二囚徒親戚而已哉。而余屏居謝世。世雖有其人。無由相

從晤言。則餘話之錄。吾益不能已也。噫。天下之士。其何以教之。

安政三年。歲次丙辰。季夏之日。二十一回孟士藤寅書諸松陰之囚室。

此編起業。去年六月十三日。卒於今年六月十三日。中間或作或輟。居處已變。會者亦異。而正當期月。乃能成編。不亦奇乎。寅重書。

吾每讀孟軻之書。觀其說王道。深痛孔子之志孤也。遂有以知其道決不可用於神州矣。夫聖人之教。莫重於彝倫。彝倫叙則三綱尊嚴。上下又安。彝倫斁則弑逆相踵。天下昏亂。是理之昭然著明。亘萬世而不可易者也。孔子生於衰世。常歎周道之不振。其於君臣之義。蓋尤致意焉。嘗竊瞻其言論之跡。於泰伯也。稱以至德。於武王也。曰未盡善也。其言雖微。而其旨深矣。於夷齊。則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於由與求。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言顯然。其旨直見。其所以重彝倫垂訓戒。何其切々也。公山不狃之召也。欲籍以起周道。陳恒弑君也。欲討之以伸大義。雖身不在其位乎。其所以嚴名分尊周室者。亦何汲々也。道之不行。終身遑々。遂發其志於春秋。蓋其意未嘗莫俟於後來也。孔子既沒。周室益微。至於威烈愼覲之間。而衰弱極矣。弑父弑君者。所在有之。諸子百家異端邪說。又紛然雜出乎其間。當是時。孟軻獨學聖人之道。述先生之德。其宏才雄辯。亦固足以風

靡一世。所謂孔子之俟於後來者。軻而不任。則孰復能之。爲軻者。誠宜奉孔子之遺意。明春秋之大義。苟可以扶彝倫尊周室者。汲々爲之不遺餘力。今也不然。開口則談王道。要其說之所歸。不過使齊梁之君王於天下而已。嗚呼。周室雖衰。尙有正統在焉。軻生於周之世。食周之粟。何心能忍而發其說耶。抑軻稱道文武。則其將使齊梁之君。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周歟。抑亦將使其爲牧野之戰。定天下於一舉耶。當時周王未聞有殷紂之暴。而宣惠之不可爲文武。不必俟智者而知也。而軻欲使宣惠成文武之業。周王處殷紂之地。周王亦非文武之胤邪。軻何厚於信文武。而薄於報文武。輔宣惠之至。而不知宣惠之甚也。且夫齊桓晉文之事。不必莫可議者。然桓文猶尊王室。糾合諸侯。今田氏魏氏嘗事桓文者也。子孫強僭篡其國而有之。實名教之所不容。軻平生貴仁義。賤霸術。而無一語及名分。廼反欲隱然移周室之鼎於田魏強僭之國。其爲仁爲義。果何物。假使桓文而在。則鳴罪討之。將不旋踵。軻豈暇於賤霸術乎哉。由是言之。軻之王道。非孔子所與也。亦明矣。蓋孔子之遺意。軻優知之。而軻不繼也。軻

死而春秋之義不可復伸。昏亂之極。至於胡秦吞天下而止。豈不大可痛哉。吾故曰。軻說王道。而孔子之志孤矣。王燭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確乎其言。不啻臣於君。婦於夫。雖奴僕婢妾事其主之道。亦宜若是。雖然。以蠲之言。責之於臣與婦。則善矣。欲悉責之於奴僕婢妾。則不能。其勢然也。西土之爲邦。能言繇倫。而繇倫常不明。尤疎於君臣之義。夫禪讓放伐。姑置不論。周秦以降。易姓革命。指不勝屈。人臣視其君。猶奴僕婢妾之於其主。朝向夕背。恬不知耻。其風士然也。軻生於其邦。習於其俗。社稷爲重。君爲輕。不忍坐視生民之苦於塗炭。乃慨然欲興起其王道。以致臯臯之治。在西上而言之。則其志蓋不足深咎。而後世奉其書。以與孔子之書並行者。亦其奴僕婢妾習俗之所致。固無足怪者。獨赫赫神州。天地以來。神皇相承。寶祚之盛。既與天壤無窮。則臣民之於天皇。固宜一意崇奉。亦與天壤無窮。而腐儒曲學。不辨國體。徒眩於異邦之說。亦以軻之書。與孔子之書並行。欲以奴僕婢妾自處。抑亦惑矣。夫舟於水。車於陸者。自然之道也。若反之。則或苦或溺。以用捨失所也。有伊尹之志。

則可以放其君。有殷紂之暴。則其臣視以爲一夫者。言之於易姓革命之邦。則或可也。苟言之於萬古一姓之域。則身遭大戮。名不免叛逆。其禍豈啻盪舟於陸。行車於水者之比哉。昔者奸僧道鏡。罪惡貫盈。敢覬覦神器。時明神憑人曰。國家君臣分定矣。以臣爲君。未之有也。天日之嗣。必立皇緒。無道之人。宜剪除。於是乎奸賊竄死。無復遺類矣。今推軻之說。則以臣爲君之道也。神明之所不與也。天誅之所宜加也。吾故曰。其道決不可用於神州矣。然則軻之書。可悉廢乎。曰。奚其然也。凡物有利甚大。而害亦大者。水火是也。人皆虞其燄々滔々之患。而不廢烹炊灌溉之用者。惡其害而愛其利也。軻之王道。決不可用於神州。然至於其存心養氣之論。治國安民之說。與彼辨異端。熄邪說。以閑先聖之道者。則雖孔子復生。必不易其言矣。取於人爲善者。神皇之道。則軻之書。豈亦可悉廢耶。願取捨如何耳。爲孟軻論。

(附註)

1、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論語 泰伯篇)

- 2、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同 八佾篇)
- 3、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同 述而篇)
- 4、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同 先進篇)
- 5、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同 陽貨篇)
- 6、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同 憲問篇)
- 7、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同 泰伯篇)

思 問 錄 (節錄)

藤 澤 東 咳

西漢以來。曰大賢。曰亞聖。世之崇子與氏者尙矣。歷唐至宋。其人比之

夫子。其書比之論語。亦必不徒然也。余既埋首於典籍。豈不欲從其後乎。而有疑於此。思之思之。思而又思。猶不能通焉。顧千歲之上。司馬溫公李泰伯之徒。亦皆有之。則顛蒙如余。徒思之。終無益。於是筆之以問于大方君子。大方君子幸憐而誨之。

天保戊戌夏四月

孟子說梁惠王曰。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說齊宣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又曰。與百姓同樂則王。又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曰。於王何有。此數者。皆勸諸侯以王也。當是時。周王在上。九鼎不動。若使惠宣用其言乎。使孟子遂其志乎。將如周王何。蓋夫子之於君臣。最儼矣。今勸王之事。與此背馳矣。孟子嘗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其所學何遺。君臣之義也。孟子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勸王之事。非亂倫之魁乎。又曰。楊子為我無君也。勸王之事。無君莫甚焉。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勸

王之事。乃爲亂賊之歸。此不唯與夫子背馳已。於其所自言。亦相犯矣。

五四

伊川程氏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凡望賢之教人。救其弊而補其短。其示世亦然。夫子之時。天下果能知尊周乎。既能知之。猶且示以尊周。若至天下不復知有周之時。則其示之。宜加儼焉。而孟子則唱勸王之事。豈非益多乎。以此臨生民。其塗炭愈甚矣。梁惠王首章集註。引伊川之言曰。當是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誠如此言。天下不復知有時王。非不仁不義之大者乎。諸侯而欲王。非貪利之大者乎。然於彼則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於此則樹本導源。而啓其弊。聖賢之心。有時顛倒乎。且所謂天命之改未改。可

以論桀紂。而不可以論周末之王矣。何者。周末之王。有孱弱可憐已。未嘗有暴虐可疾也。亦有侮而輕之已。未嘗有怨而背之也。苟有聖賢得邦家興者。率天下而服事之。修禮樂而陶鑄之。安知文武之政不再舉乎。此夫子東周之志。而春秋之所以作也。豈論天命之改未改之時乎。

晦庵朱氏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于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于經。明君臣之義于萬世。非專爲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裘葛飲食。以論文質。猛寬則可。豈可以論君臣之際。義與不義而已矣。以齊桓尊周。爲迫于大義。則不得不以孟子不尊周。爲違于大義。古今豈有宜于不義之時乎。豈有義不義並行之理乎。且時措之宜。與孟子之言不合矣。孟子對公孫丑之問曰。以齊王由反手。此言管晏所以不足爲也。其心蓋曰。使我居管晏之地。必能以齊王矣。晏子與夫子同時。

五五



而在先輩行。管仲則先是百有餘年。若以夫子之時爲非言王之時。則不可責晏子以王也。況百餘年前之管仲乎。

五六

或曰。孟子所謂王者。非兼位而言矣。特言其道也。

此亦與孟子之言不合矣。及公孫丑有文王不足法與之間。孟子乃詳言文王之所以難王也。若或之說。則孟子惟曰。吾所謂王者行王道也。非得王位之謂也。而足矣。何必累累百餘言。徒費頰舌也。又不曰。行王而保民。而曰保民而王。其以位言之明矣。又曰。大則以王。小則以霸。豈可以道解之乎。

(又曰。所謂眞王道者。謂聖王安天下之道也。非謂可王於天下之道。)

原 聖 志 (節錄)

藤 澤 東 咳

今之學者。皆誦夫子之書。講夫子之道。不知夫子之志可乎。夫聖人非人倫之至乎。君臣非人之大倫乎。不二其君。非忠臣之則乎。而夫子之事君也。于魯于衛于齊于楚。一身多君。無所定止。若在衆人如此。必不免輕躁之謂。其在夫子也。謂之何。今竊思之。夫子之所君。一而已矣。一者誰乎。周王也。魯衛齊楚。周之諸侯。去彼就此。出此入彼。皆爲周也。而未嘗不爲魯衛齊楚矣。夫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是願合諸侯。奉王室。繼西周而興東周禮樂也。由此觀之。夫子不特身不二其君。欲使四海一其君也。是之謂人之大倫。夫子又曰。若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亦言能用夫子而爲東周者也。或以爲言易姓之王者。差矣。易姓者。夫子所諱。故其稱至德。以三讓以服事。未嘗有片言及放伐也。於既往。猶且然。況於將來乎。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竊思之。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

五七

夫子自道也。曰繼周即爲東周也。不曰代周。豈易姓乎。且以十世可知。爲前知數百年。則百世可知。前知數千年也。乃永久無窮之謂。由此觀之。夫子不特欲使四海一其君。欲使萬古不二其君也。是之謂人倫之至。抑本邦之風。則神氣所結。非假人制。而皇統一系。有與夫子之志符者。則奎運日昌。鴻儒輩出。殆勝唐宋而上之。亦必非偶然也。故誦夫子之書者。不可不知本邦之尊矣。知本邦之尊者。豈可不講夫子之道乎。邈矣西土。自夫子之志不行。一治一亂。興亡相易。遂使胡腥遍于六服。而獨曲阜之廟。祭以巨典。聖系歷歷。襲封不絕。秦梁以來。實百世矣。其愈久愈堅。亦猶本邦皇統也。無乃上帝以夫子所願于周室。反賜諸孔氏。以顯夫子之志乎。夫子有言曰。知我者其天乎。嗟信矣。

(附註)

1、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論語 子路篇)

2、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同 爲政篇)

3、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同 憲問篇)

讀直毘靈(節錄)

會澤正志

皇大御國は、掛まくも可畏き神御祖天照大御神の、御生坐る大御國にして、大御神、大御手に天つ爾を捧持して、萬千秋の長秋に、吾御子のしろしめさむ國なりと、ことよさし賜へりしまに、天雲のむかぶすかざり、谷蕨のさはたるきはみ、皇御孫命の大御食國とさだまりて、天下にはあらぶる神もなく、まつろはぬ人もなく、千萬御世の御末まで、天皇命はしも、大御神の御子とまし、て、天つ神の御心を大御心として、神代も今もへだてなく、神ながら安國と、平けく所知看しける大御國に、なもありければ、古の大御世には、道といふ言擧もさらになかりき。其はたゞ物にゆく道こそ有けれ、

美知とは古事記に味御路と書る如く、山路野路などの路に、御てふ言を添たるにて、たゞ物にゆく路ぞ。これをおきては、上代に、道といふものはなかりしぞかし。

○漢土ニモ、上代ニハ人ノ往來スル道ノミニシテ、人ニ教フルノ道ト云フコトハナカリシナリ。戎狄ノ國ニハ今ノ世ニモ教ノ道ハアルコトナシ。

物のことわりあるべきすべ、萬の教へごとをしも、何の道くれの道といふことは、異國のさだな

異國は天照大御神の御國にあらざるが故に、定まれるまなくして、挾蠅なす神ところを得て、あらぶるによりて、人心あしく、ならはしみだりがはしくて、

○挾蠅ナス神アラブルト云フコトハ、何レノ國ニモアルコトニテ、天朝ノ古モ、惡神ノ音如ニ挾蠅ト云フコト、古事記ニ見エ、神武天皇東征ノ時、兄猾兄磯城等、其他八十梟帥多カリシモ、是同ジキコト、萬國トモニ自然ノ勢ナリ。」

國をし取つれば、賤しき奴も、たちまちに君ともなれば、

○賤シキ奴モ忽ニ君トナルコト、萬國ニアルコトナレドモ、漢土ニモ後世ノコトニテ、古ハ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等、何レモ帝王ノ胤ニシテ、代ル々天下ヲ有テルナレバ、一概ニ賤奴ト云フハ古今ニ暗キナリ。」

上とある人は、下なる人に奪はれじとかまへ、下なるは、上のひまをうかゞひて、うばゝむとはかりて、かたみに仇みつゝ、古より國治まり難くなもありける。

○神州ニ下トシテ上ヲ奪ハント謀ルモノナキハ、上モナキコトナレドモ、何ノ故ゾト云フ時ハ、君臣ノ義萬國ニ勝レテ正シキ故ナリ。君臣ノ義ヲ明ニスルハ、即チ聖人ノ道ナレドモ、漢土ヨリモ其道正シキナリ。又下ナルハ上ヲ奪ハント謀ルト云フコト、漢土ニモ治世ニハ絶テナキコトナリ。然ルニ一概ニ漢土ノ俗トスルハ不通ノ論ナリ。」

其が中に、威力あり智り深くて、人をなつて、人の國を奪ひ取て、又人にうばはるまじき事量をよくして、しばし國をよく治めて、後の法ともなしたる人を、もろこしには聖人とぞ云なる。

○此説ハ湯武ヲ指セルカ。孔子ノ聖人ト稱スルハ堯舜ナリ。堯ハ何人ノ國ヲ奪ヒ取リタルヤ、妄言ト云フベシ。」

たとへば、亂れたる世には、戦にならふゆえに、おのづから名將おほくいでくるが如く、國の風俗あしくして、治まりがたきを、あながちに治めむとするから、世々にそのすべをさまゝ思ひめぐらし、爲ならひたるゆえに、しかかしこき人どもいできつるなりけり。然るをこの聖人といふものは、神のごとくよにすぐれて、おのづからに奇しき徳あるものと思ふは、ひがことなり。

○戎狄ノ國々ハ、何レモ禽獸ノ如ク爭奪ノミニシテ治メガタケレドモ、是ヲ治メントシテ、聖人ヲ生ズルコトヲ聞カズ。本居ノ見ル所、漢土ノミニ目ヲ著ケテ、萬國ヲ通觀スルコトヲ知ラザル故、偏見陋説、徒ニ耳食ノ人ヲ誣誣スベクシテ、四海萬國ニ通ズベカラズ。」

さて其聖人どもの作りかまへて、定めおきつることをなも、道とはいふなる。かゝれば、からくにゝして道といふ物も、其旨をきはむれば、たゞ人の國をうばはむがためと、人に奪はるまじきかまへとの、二にはすぎすなもある。そもく人の國を奪ひ取むとはかるには、よろづに心をくだき、身をくるしめつゝ、善ことのかぎりをして、諸人をなつけたる故に、聖人はまことに善人めきて聞え、又そのつくりおきつる道のさまも、うるはしくよろづにたらひて、めでたくは見ゆめれども、

○人ノ國ヲ奪テ國ヲ治メ、後ノ法ヲナスヲ聖人ト云フトハ、湯武ヲ指シテ云ヘルカ。湯武ノコトハ神州ニ在テハ、云フベキコトニ非レドモ、海外ニハ易姓革命ト云フコト、萬國盡クアルコトナレバ深ク責ムルニ足ラズ。カクテコソ神州ノ萬國ニ勝レタルコトモ見ユルナレ。サテ聖人トハ第一ニ堯舜ヲ稱ス。堯ハ帝嚳ノ子ニシテ、世ヲ嗣テ天下ヲ有ツ、舜ハ顓頊ノ後ニシテ、堯ト同ジク黃帝ヨリ出デタル人ニシテ、堯ノ讓ヲ受ク、國ヲ奪ヒタルニ非ズ。國ヲ治メ法ヲナシタルモ、風俗惡クシテ治メ難キヲ、心思ヲ盡シタル故、カシコキ人イデタリト云フハ、自己ノ點智ヲ以テ臆度セシノミニテ、古ノ事實ヲ知ラザルナリ。堯舜ノ憂トセシハ、人ノ治メ難キヲ憂ヘタルニ非ズ、當時ノ事實ハ、天造草昧ニシテ、民洪水禽獸ノ災ニ苦ミ、衣食安息ヲモ得ザルヲ、至誠ニテ憂ヘシヨリ出デ、教ヲ敷キタルモ、人ノ人倫ヲ知ラズシテ、禽獸ニ近キヲ憂ヘシヨリ發シタルコトナルヲ、國ヲ奪ハシ奪ハルマジキトテ作りタルト云フハ、己ガ狡黠ナル心ニ引キクラベテ、聖人モカクノ如キモノト思フナリ。道ト云フハ、人ニ五倫アルハ天地自然ニ備ハリテ、人ノ作りタルモノニ非ズ。親義別序信ヲ惇クスル者、誰カ國ヲ奪ハン奪ハルマジキト争フ心アラシヤ。是ヲ争奪ノ心ヨリ出デタリト云フハ、一モ考據スル所ナク、一己ノ私心ヨリ摸索臆度シテ云ヒタルニテ、是等ノ言ヲ出スハ、其身ノ鄙瑣ノ心ヲ披露スル筋ナレバ、廉恥ノ心アラン人ハ、恥ヂテ言ハザル所ナリ。人ノ國ヲ奪ハント謀ルニハ、心ヲクダキ身ヲ苦メテ善ヲナスト云フモ、道ヲ知ラザルナリ。君子ノ善ヲ樂ムコトハ、少シク書ヲ讀ミタル者ハ、誰モ知リタルコトナリ。身ヲ苦シメテ善ヲスルト云フハ小人ナリ。善ヲ

スルヲ苦ミト云フハ、其身モ是ヲ苦シキト思フカ。小人ノ語ヲナスハ、是亦人ニ對シテ言フベキコトニ非ルナリ。」

まづ己からその道に背きて、君をほろぼし、國をうばへるものにしあれば、みないつはりにて、まことはよき人にあらず。いともいとも悪き人なりけり。

○己カラ道ニ背キ君ヲ亡シ國ヲ奪フトハ、湯武ヲ指シテ云ヘルニヤ。湯武ノコトハ、前ニ云ヘルガ如クナレドモ、堯ハ何レノ君ヲ亡シ、誰ノ國ヲ奪ヒシニヤ、不通ノ説ナラズヤ。」

さて其道といふ物のさまは、いかなるぞといへば、仁義禮讓孝悌忠信などいふこちたき名どもを、くさく作り設て、人をきびしく教へおもむけむとぞする。さるは後世の法律も先王の道にそむけりとして、儒者はそれども、先王の道も、古の法律なるものをや。

○仁義禮讓孝悌忠信等ノ名ヲ設テ人ヲ教フルヲ、後世ノ法律ト同ジト云ハ、教ト法律トノ差別ヲ辨知セザルナリ。教ハ將然ノ前ニ人ニ善ヲ勸ノ導ク、善者ノ手ヲ引キ顓頊ナカラシムルガ如シ。法律ハ惡ヲ已然ノ後ニ懲ス、善者ノ顓頊シタル後ニ引起シテ、歩行ヲ慎マザルヲ叱ルガ如シ。仁義禮讓孝悌忠信ハ、人ニ顓頊セザラシムル前杖ナリト云フコト、書ヲ讀マズシテモ、修行ノ士ハ知ル所ナリ。且歴朝ノ政教モ、此名教ヲ本トシ給ヒ、幕府ノ制令モ文武忠孝ヲ本トセラル。然ルニ名教ヲ謗訕スルハ時制ニ違戾スルナレバ、顯戮ヲ畏レザランヤ。」

漢國の天命の説は、かしこき人もみな惑ひて、いまだひがごとなることをさとれる人なければ、今これを論ひさときむ。抑天命といふことは、彼國にて古に君を滅し國を奪ひし聖人の、己が罪をのがれむために、かまへ出たる託言なり。

○天命ハ孔子モ罕言スル所ナレバ、後世晩輩ハ天命ヲ云ハズシテ實行ヲ務メテ可ナリ。サレドモ異論ヲ生ズル者アレバ、詳論スルニハ違アラザレドモ、其大綱ヲ言フベシ。天命ト云フコト、唐虞ノ世ニハ、人君天工ニ代ツテ天下ヲ平治スルヲ云フ。故ニ堯舜トモニ熙帝載ト云フ。天帝ニ代テ事功ヲ廣ムルナリ。故ニ有徳ヲ賞スルヲ天命ト云ヒ、有罪ヲ罰スルヲ天討ト云フ。天ハ心ナシ、民心ヲ心トス。天下ヲ平治シテ萬民悅服スルハ、天ノ命ズル所ナリ。故ニ天ノ總明明威ハ我民ヨリシテ總明明威也トモ云フ。是聖人天命ヲ云フノ始ナリ。然レバ堯ハ世ヲ繼テ天下ヲ有チ、舜ハ天之曆數在爾之躬ト命ゼラレ、攝位二十八年、堯崩ジテ位ニ即ク。舜ノ禹ニ命ズルモ是ニ同ジ。本居ガ云ヘル如ク、君ヲ滅シ國ヲ奪ヒタルニ非ルコト慥カナリ。湯武ノ天命ヲ言ヒタルモ、民心ヲ心トスルノ意ナレドモ、ソノ放伐ハ神州ニ於テ教トナラザル所ナレバ、姑ク置テ論ゼズ。聖人ノ天命ヲ言フハ、天下ヲ有ツ入ノコトヲ云ヒタル故、天下ヲ大觀シテ人心ノ安ズル所ヲ以テ云ヘルナリ。」

右直毘靈ニ論ズル所、皇統ノ正シキコト萬國ニ勝レタリト云ヘルハ、極メテ卓見ニシテ、正論ナレドモ、聖人ノ道ヲ誹譏シテ別ニ私見ヲ以テ一箇ノ道ヲ造立セシハ惜ムベキコトナリ。人倫ノ道ハ天地ノ

自然ニシテ、人タル者一日モ離ルベカラザル大道ナレバ、堯舜以來聖人五典五教ノ名ヲ立テテ教トス。天道人情ニ於テ毫髮ノ過差ナク、人々踐行スル所ニシテ、天朝上古ヨリノ道ト暗合セシ故、歷朝ノ聖主モ是ヲ資リテ、皇猷ヲ贊ケ給ヒ、一人モ異議アルコトナシ。然ルニ本居ノ翁數千歳ノ後ニ生レ、開闢以來一人モ言ヘルコトナキ、無稽ノ妄説ヲ造言シ、數千歳知ルモノナクシテ、是ヲ知リタルハ己一人ノミナリト思ヘルカ。然ラバ開闢以來天地闇夜ニシテ、本居ニ至テ始テ明ナリト云ハンカ、數千歳道ナクシテ、今ニ至テ始テ道アリト云ハンカ。數千歳本居ノ道ナシト雖モ、世道人心ニ於テ一モ闕ケタルコトナカリシニ、今新一箇ノ道ヲ作り出シテ、何ノ用ヲカナサンヤ。上古ヨリ人人離レ得ザルハ天下ノ公道ナリ。古ヨリ知ルモノナク、是ヲ離レ居リテ害モナカリシヲ、獨智ヲ以テ作り出シテ數千歳ノ公道ト相反スルハ、一己ノ私言ナリ。此書ヲ讀マンモノ、其私言ヲ捨テテ、皇統ノ正シキヲ論ジタル正言ヲ取り、公道ヲ守ルベキナリ。

安政戊午秋日

正志齋主人評

(附註)

- 1、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云々。(書經 舜 典)
- 2、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同 阜陶謨)
- 3、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 堯曰篇)

昭和十八年七月三日印刷  
昭和十八年七月十日發行

發行所 第四高等學校古典研究室

金澤市仙石町(第四高等學校)

編輯人 山田 琢

金澤市大手町二八

印刷者(中石四一)橋本 彌三郎

金澤市大手町二八

印刷所 橋本 確文堂

電話二三七六番

終

